

平和、细心、慈祥的兄长

关霁雯*

(北京理工大学 应用数学系, 北京 100081)

今年是堂兄关肇直诞辰100周年. 关肇直是我们爷爷的长子长孙. 因为大伯父一家多年居住在北京, 而我的父母在上海, 所以我在上大学前未见过他. 很特殊的情况下, 才得知他的名字.

那是我的弟弟, 在算术课本封面下一页编委(还是审核)名单里看到“关肇直”, 就认定是我们家的人. 从父亲那得到肯定后, 兴奋异常. 孩子都喜欢炫耀, 往自己脸上贴金. 第二天, 他就对老师同学说, “我叫关肇X, 我的大哥叫关肇X, 小哥叫关肇X, 还有叔叔家的哥哥, 弟弟叫关肇X, 关肇X, ……”, 这个写书的关肇直是我们家的人.” 小朋友们都羡慕得要命. 几十年过去了, 现在想起来都好笑.

1956年, 我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一到北京, 我就遵嘱前往拜见我的大伯娘(肇直哥的母亲), 转达上海的叔叔姑姑对大嫂的问候. 伯娘说, 见到我甚是欣慰. 她说: “关家两代人有许多在燕京读书的, 你父亲在燕京读书, 肇直也是在燕京读书的, 现在你也来了”. 她还记得我父亲在燕京上学时的一些事, 叹息我父亲英年早逝. 肇直哥一直陪伴在伯娘身边.

中午, 我们没有跟伯娘在正厅用餐, 因为肇直哥有客人. 他邀我和客人一起用餐, 客人是两位年长我很多的学长. 肇直哥介绍说, 一位是龚昇, 另一位是万哲先. 我也没什么反应. 席间, 他们交谈甚欢. 我从听懂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他们在谈数学, 心中颇为崇敬. 过了一段时间, 我才知道, 那两位是何等人物! 后来, 凡在聊天中, 听见有人用崇敬的口气谈到他们之中任一位, 我都心中暗自窃喜, “我还跟他们一起吃过饭呢!” 真有当年我弟弟的那份“自豪”. 我要是说出来, 也会有人羡慕吧.

伯娘搬到中关村后, 我时常会去向她请安, 于是就有机会与肇直哥聊天. 我对教数学分析课的老师崇拜得不行. 我说, 老师讲实数的分割我们都听入迷了. (写到这里, 我搁笔起立, 为董怀允老师默哀. 天堂无惊吓. 您安息.) 得知讲授分析课的是董怀允老师后, 肇直哥“哦”了一声, 没说什么. 但接下来那周, 赵老师给我们上习题课时, 董怀允老师来了(他一般不来习题课的). 他跟赵老师说了点什么后, 径直走到我的桌边

停下, 我紧张的要命. 确认了我的姓名后, 他说了一句, “好好读书. 把这本书念了.” 叫我写下他说的书名. (啃Hardy的Pure Mathematics是件非常辛苦, 甚至是痛苦的. 因为怕董怀允老师会检查, 只有不停地啃. 当然, 收获是巨大的.) 后来我才知道, 是肇直哥拜托董怀允老师关心我的学习.

(董怀允老师含冤去世后, 我非常伤心. 我对肇直哥说起这事时, 他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不停地摇头, 叹息, 但我能感到他深切的悲痛与无奈.)

我一年级时, 每周一次, 肇直哥给高年级学长讲授“泛函分析”. 下课时, 我会到教室门口等他, 一路跟他聊天, 走到东门, 他回家, 我回宿舍. “等下课”, 让我得以认识许多我们一年级学生心中的偶像学长. 尽管他们没人认识我, 但都成了我的学习榜样, 精神力量. 后来, 他们都成了数学界的顶尖人物. 听到人们用崇敬的口气谈到他们, 我还是禁不住暗暗窃喜, “我早就认识他们了”.

一次, 在去往东门的路上, 我对肇直哥说, 无穷级数的大部分题目我都做得很顺手. 但吉米多维奇里有些证明题, 我无从下手. 到下周再见到他时, 他从书包里拿出一叠纸给我, 说: “这是几道证明题的详细解答”. 我回去后仔细看, 解题思路、步骤、难点, 都写得清清楚楚. 肇直哥是个身负重责的大忙人啊, 我也真够不懂事的.

我毕业了, 工作了. 1982年, 我获准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访问学者. 那时肇直哥已病重住院, 我坚持要去向他道别. 姻姐(关嫻)陪我去了医院. 他已经很虚弱, 但还是打起精神跟我说话. 他说: “机会难得, 能多学点就多学点, 要注意身体”. 我没想到这是最后的诀别.

渐渐地, 从各种会议, 各种资料中, 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肇直哥是中国数学界, 乃至科学界的重要人物. 他的百年诞辰纪念会上, 数学界许多人, 都发自内心的怀念他高尚的人品和重大的贡献.

在我的心里, 他不“高”, 他不“大”, 他永远只是一位平和、细心、慈祥的兄长.

肇直哥安息.

*关霁雯, 女, 1939年生于上海. 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同年去北京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任教, 至1999年退休. 关肇直与关霁雯为同祖父的嫡堂姐妹.